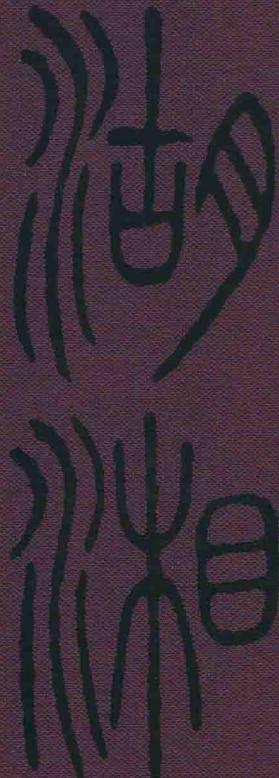


文庫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

龍膺集

〔明〕龙膺 撰 梁颂成 刘梦初 校点



〔明〕龙膺撰 梁颂成 刘梦初 校点

龙膺集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

岳麓书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龙膺集/(明)龙膺撰;梁颂成,刘梦初校点.—长沙:
岳麓书社,2011.10

ISBN 978-7-80761-714-3

· 龙… · 龙… 梁… 刘… · 古典文学—作品
综合集—中国—明代 · I214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87866号



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

龙膺集

据湖南图书馆藏本校点

作 者 [明]龙 膺

校 点 者 梁颂成 刘梦初

责 任 编 辑 马美著

整 体 设 计 郭天民

出 版 发 行 岳麓书社

网 址 <http://www.yueluhistory.com>

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

邮 编 410006

电 话 0731—88885616(邮购)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 960×640 1/16

印 张 52

字 数 605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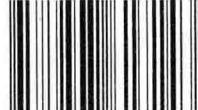
书 号 ISBN 978-7-80761-714-3/G·1046

定 价 10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调换

厂址:湖南·望城·湖南出版科技园 电话:0731—88387860 邮编:410219

ISBN 978-7-80761-714-3



9 787807 617143 >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领导小组

顾 问	张春贤	周 强	徐守盛	杨正午	周伯华
	胡 彪	肖 捷	许云昭	文选德	孙载夫
	戚和平	谢康生			
组 长	蒋建国	路建平			
副组长	郭开朗	王汀明			
成 员	李友志	钟万民	姜儒振	魏 委	吴志宪
	刘鸣泰	朱建纲	龚曙光	周用金	朱有志
	王晓天	钟志华	刘湘溶	肖国安	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

主 任	刘鸣泰	朱建纲		
副主任	魏 委	吴志宪	田伏隆	王新国
	尹飞舟	龚曙光	唐浩明	
成 员	唐成红	陈祥东	肖 荣	苏仁进
	田方斌	王德亚		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委员会

主 任	文选德
第一副主任	刘鸣泰
常务副主任	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
副主任	熊治祁 夏剑钦 丁双平 朱汉民 曾主陶
委 员	谢清风 易言者 李小山 刘清华 黄楚芳
	黄一九 胡 坚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
	韩建中 章育良 杨 林
装帧设计总监	郭天民

出版说明

湖湘文化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，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。特别是近代以来，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，以其文韬武略，叱咤风云，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，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，影响深远。为弘扬湖湘文化、砥砺湖湘后人，中共湖南省委、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《湖湘文库》大型丛书。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以“整理、传承、研究、创新”为基本方针，分甲、乙两编，其内容涵盖古今，编纂工作繁难复杂，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：

一、甲编为湖湘文献，系前人著述。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，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，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。

二、乙编为湖湘研究，系今人撰编。包括研究、介绍湖湘人物、历史、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。

三、乙编中的通史、专题史，下限断至1949年。

四、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、据原本影印及数据光盘三种方式出版。

五、除少数图书以外，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。

六、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。甲编图书前言，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、该书主要内容、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、所用底本、参校本等。乙编图书前言，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。

七、对文献的整理，只据底本与参校本、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，对底本文字的讹、夺、衍、倒作正、补、删、乙，有需要说明的问题，则作出校记，一般不作注释。

八、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、数字、标点等，除特殊情况外，一般不作改动。乙编图书中的标点、数字用法、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。

《湖湘文库》卷帙浩繁，难免出现缺失疏漏，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。

《湖湘文库》编辑出版委员会

前 言

《龙膺集》，是明代著名作家龙膺的诗文专集。主要有《纶濓文集》二十七卷、《纶濓诗集》十九卷。其整理底本，系湖南省常德市图书馆暨鼎城区图书馆藏，扉页注：清光绪十三年重锓，九芝堂家刻本《龙太常全集》。龙膺九世侄孙龙云翼《刻太常集记》称：“是集也，始刊于丙戌，工竣于戊子。计资不下数百金，皆出吾叔母杨孺人膳馀。《易》曰：‘坤道无成，而代有终。’其孺人之谓乎！”可见全集刊刻的时间，是从清光绪十二年丙戌（1886）开始，十四年戊子（1888）竣工。由“武陵龙膺八世孙正楷，同男光炯、光邦编辑，侄云翼，孙济藩、济时、济霈、济忠、济恕、济愚校”。

龙膺（1560—1622），初字君善，改字君御，号茅龙氏、朱陵，别号濓公、纶叟，合称纶濓先生。又号太虚里人、偃骨无学人、濓人、醒翁，晚年又号渔仙长。湖广武陵（今属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）人。

龙膺一生的科举仕途经历，基本上同明万历皇帝在位时间相始终。万历七年（1579），龙膺中己卯科举人，八年庚辰（1580）进士及第。初任徽州府推官，六年后的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，因得罪权贵首次被罢官。两年后被授温州府学教授，不久迁国子博士。十九年（1591）上《选宫女疏》，万历皇帝览奏大怒，几乎被逮，幸得执政首辅申时行全力保护才免遭一劫。次年三月，宁夏致仕

副总兵哱拜杀巡抚、都御史党馨和副史石继芳，据城反叛。总兵李如松、总督魏学曾檄调绥延兵乘虚捣巢，将其击退。然而，监军御史梅国桢却因事上疏弹劾魏学曾，朝廷将魏学曾逮至京城削职问罪。九月，哱拜叛乱平定，龙膺上《乞释逮臣疏》，替魏学曾辩护，认为他有功无罪。疏上，诏复魏学曾原官。不久，龙膺转官礼部祠祭司主事，旋即再次遭贬，被谪浙江盐运判官。他在《胜果园记》中说：“壬辰（1592）转官祠部，同舍狂且嫉之，谪盐官于越。”可见，他的被谪，与其越位言事、犯颜直谏有关，京城已无其立足之地。

2 龙膺于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春南归武陵，迁延至次年才去浙江赴盐官任，并于次年秋应聘南闱校士。其间，他购得多部释典，开始接触佛教，“暇则翻阅，少有解悟，因名诵经处曰功德母”（文集卷二四《报家大人平安信》）。是年年底，龙膺又被移谪古羌族所居的湟中（今青海省西宁市一带），任巩昌府通判，并于二十三年（1595）春，同谢少连一起第一次到边关，赴湟塞之谪。至于被谪西塞的直接原因，所有资料均语焉不详，倒是他在《贺周心翁荣膺简命序》中提到：“乃若膺，以言语文字忤时，而一念忠义愤发，仿佛得轼之似，惟我师知而怜之，亦如司马公之怜轼也。”轼，即苏轼。“以言语文字忤时”，类似苏轼“乌台诗案”的情形，很显然，其被贬西塞，是上《谏选官女疏》以来一系列“言语忤时”的必然结果。第三年，传闻龙膺戍死边关，袁宏道写了《哭诗》三首，有“曾不得四十，伤哉如此人”之句。龙膺在巩昌四年，随巡抚田乐征战青海、甘肃一带，有甘山、南川、西川、松山之捷，以其足智多谋、英勇善战深得田乐器重。田乐上疏称：“龙膺以文士躬擐甲胄，与臣并立于矢石桴鼓间。锋镝之事，乃臣之事，臣所甘心。彼亦何为，而涉危蹈险，一至如

此！”（汪道昆《纶瀛文集原序》）有旨叙录，量移南户部员外郎。龙膺离开湟中时，当地人替他塑像，供奉于清宁堂。

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，龙膺由武陵到南京赴任。次年借公差之便回武陵，为父亲祝七十大寿。二十九年居家侍父疾，三十年春正月赴南户部任职。是年二月初四，父病卒。守制三年满后，于三十三年（1605）赴京，补北户部。三十四年被授陕西按察司佥事，备兵甘州（今甘肃省张掖市，甘州左卫今属陕西），这是他第二次到边关。冬季，龙膺携母赴任，在襄阳与袁宏道相遇，袁作《襄阳道中逢龙君御，君御节镇西宁，便道省太夫人》、《送君御宪金治兵甘州》等以纪之。在甘州的第二年冬，龙母卒于任所，龙膺扶榇南归，于次年春正月至武陵。三十七年（1609）二月，龙氏兄弟将父母合葬于桃源县鹿田坪。三十八年赴京需次（补缺）。在京期间，恰好有宣城史氏作庵成，龙膺替他命名为“七枝庵”，并书其额。结果被人攻击，“以少年文酒，延纳细过”，再受“薄责”（《纶瀛文集》卷二十二《腕让》）。因有人向朝廷力荐，才被授整饬甘山兵备分巡道副使，第三次到边关，往来甘州、西宁之间逾两年。到四十年（1612），邸报有兵科张给事上本弹劾龙膺，说他“恣纵无检，山人墨客出入其门，渐操是非之权，巧为剥削之计，处之以甘肃，岂欲其赋诗退虏乎？”（《纶瀛文集》卷二十三《乞休公文》）龙氏见到后，愤然连上二本乞休。四十二年（1614）解组归里，日习禅定，不再有仕宦之意。

万历四十四（1616），年届 57 岁的龙膺，因朝廷大员的推荐，又被授云南按察使。及北上赴阙，又改授山西参政，分守河东道，驻蒲州（今山西永济）。此时河东一带，灾害频仍，民不聊生。龙膺到任后，以其所见所闻，上《请两台转题灾异疏》。次年秋，移治宁武（属山西，汉楼烦地）。明熹宗天启元年（1621）入为南太

常寺卿，但最终由宁武致仕归，来往于柳叶湖瀛园和桃源渔仙纶屿之间，日习禅定，诗酒唱和，直至逝世。

龙膺一生笔耕不辍，著述丰富。根据其十世孙龙济时的重刊跋文，以及地方志书和他本人诗文中透露，他生前刊刻的著作就有《纶瀛文集》、《九芝集》、《湟中诗》、《晋宁草》、《渔仙杂著》、《陆度航杂著》、《溪园六记》、《蒙史》、《心经注略》、《金刚经摘解》、《丹经撮要》、《术蛾稿》、《西宁卫志》、《阵略》等十数种，另有两部曾经公演，在当时轰动一时，至今仍被戏剧史家经常提及的传奇剧本《金门记》和《蓝桥记》。

清康熙末至雍正年间，龙膺的部分著作曾由其四世侄孙龙升明整理。所存整理原集唐晓邨《唐跋一》述：“鼎革兵燹，书多散逸。太常有灵，特生四世侄孙升明，奋臂搜罗，梓文行世。”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），常德府知府山阴人胡忠本撰《〈术蛾稿〉序》，序中称：“兹有后裔升明，欲出其家传十二艺授之梓人，公诸海内，请序于余，余喜附一言以弁诸简端。”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，署岳州、辰州二府，摄岳常道副使王叶滋撰《重刊〈纶瀛诗集〉序》，其中称：“适升明求叙，泚笔书此，以慰畴昔景慕之思云。”到光绪年间，其八世孙龙正楷主持对先人著作进行全面整理，最终编定《龙太常全集》四十六卷。可惜《金门记》和《蓝桥记》两部传奇剧本，则已只字无从搜考。

龙膺的文学创作，包括戏剧创作的成就，其实早已如精金美玉，市有定价。万历中期文坛巨匠汪道昆，是龙膺初入仕途时结识最早的文学大家，他在《〈纶瀛文集〉原序》中称：“君文，余囊闻确矣，海内艺林，望琼敷玉藻，有定价矣，不待余贅也。”著述家冯时可，在《〈纶瀛诗集〉原序》中更是赞赏有加：“盖以天假不御之神，为天然不琢之文，固公之构撰最多。而未尝穷搜探

索，每于应对酬酢，率尔信手，生机王气，浮动楮墨，若神输鬼运以供佐使。”李维桢《〈纶瀛文集〉原序》则称：“盖上资天授，无乏才，无竭思；下极人功，无偏嗜，无限格。为汉为唐为宋，倾沥液，漱芳润，取而不穷，用而常新。按之古人，不即不离，不可以畛域分，不可以阶级辨。欲揭一家而名之不可得，非大方家，其孰能与于斯？”其门人朱之藩在《〈惺中诗〉小引》中谈读后感受说：“读《惺中》诸咏，简远闲适，不作慷慨叹咤、愤世嫉俗之语，盖得风雅之神而不袭其迹，尽《离骚》之致而无怨于中。即此一技，已窥吾师胸中武库，兼晋之逸人、唐之韵士而并擅其长矣。”屠隆在《〈九芝集〉原序》中更是直接以“黄初之东阿（曹植）、乌衣之小谢（谢朓）”相比。

诸多方家众口一词的褒奖和推崇，足见龙膺对万历文坛贡献的巨大，地位的重要。然而，由于他生性耿直，仕途多舛，半生贬放西塞，始终被排斥在官本位为中心的文坛主流之外。去世之后，著作又遭兵燹吞噬殆尽，虽几经抢救整理，流传终究不广。因此，近现代研究者对他几乎没有注意。同龙膺的创作实绩和实际影响相比，不能不说这是极大的遗憾，自然也是明代文学研究中明显的缺陷。

龙膺的一生，同文学有着不解之缘，以下三方面的材料，足以说明他在明代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。

首先，龙膺同明万历时期的至少五个文学社团和两大文学流派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。万历八年（1580）进士及第后，龙膺初任徽州府推官，一到任就结识了文学巨匠汪道昆，并加入了他领导的谼中社。不久，又与“汪道昆、屠纬真、李本宁、俞羨长诸名流，结白榆社”（《纶瀛文集》卷八《汪伯玉先生传》），并且被汪道昆指定为白榆社的“宰公”，即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。万历

十七年（1589），龙膺到温州担任府学教授，感到“永嘉故称山水郡，俗尚文翰，有王谢流风”（《胜果园记》），便与当地文人刘忠父、王季中、何无咎等结白鹿社。二十二年（1594）秋，南闱校士事毕后，他游览扬州、真州，同陆无从等结横山社。此外，他还同家乡武陵由杨时芳任社长的木奴社有着直接联系，经常参与活动并赋诗唱酬，他的《寿侍御史杨中行社长七十序》等诗文，是研究这一文学团体的重要材料。明代两大文学流派，则为公安派和竟陵派，龙膺同其主要代表人物“三袁”、江盈科、钟惺、谭元春都有长期的诗文交往，特别是袁宏道，则被年长的龙膺视为莫逆之交。

其次，龙膺同万历时期的文学界，从上到下，有着广泛的沟通。俞羨长说：“君御乐与文士交，几尽东南之美。”（龙膺《钟幼芝〈四壁堂稿〉序》）他本人在《〈白云山房诗〉序》中称：“及束发以来，得游诸大人长者，则张文忠、吴明卿、陈玉叔、刘长卿，吾师事之；梅克生、周二鲁、郭美命、邹大泽、赵安甫，吾兄事之；陈立父、袁伯修、中郎、江进之，则吾莫逆交；雷何思，吾神交也……其一时以风雅相友善者，则费国聘、孙鹏初、孟义甫、彭季篯、王襄父、朱食其、魏肖生、梅长公、苏潜夫、袁小修、李长叔、钟伯敬、邱长孺、王不疑、邱当世、江伯通，与吾甥杨修龄、令子文弱，又雅慕谭友夏，而晚始得傅咨伯于晋宁，无不家握楚珩，人怀荆璞，羽仪词苑，鼓吹骚坛，所谓儒雅之邓林，名流之珠泽矣。”总之，从汪道昆（伯玉）、王世贞（元美）、屠隆（纬真）、李维桢（本宁）、袁宏道（中郎）等声名显赫的文坛泰斗，到俞安期、谢少连、潘景升、柳陈父、罗高君等等一百几十位留下作品的作家，同龙膺都有唱酬或书信交往。龙膺的著作，简直就是一部万历中后期文学史的完整注脚。

再次，龙膺对文学抒写“性灵”的阐释与宣扬，比其他诸家用力更勤，揭示更为全面，表述更为清晰，可以充分说明他在“性灵说”由模糊走向明朗的过程中的推动作用。如他在《观来石金莲社序》中说：“孔颖达有云：周续之与雷次宗，同受远师诗义。乃知远公禅定宗也，而亦未尝废诗。诗述性灵，可以证道。柴桑居士工诗而嗜饮，然负出世之资，脱然于笔研尊罍之表。观其与也，而笋琴兮不弦，凡圣同居，染净双泯，得大自在三昧，故远公宁破禁延之，每握手深言，至越虎溪而笑。乃若灵运客儿擅文章之美，为江左第一，涉水蹑屐纵如，非不有物外之想，独其褊心豪举，时露英雄相，未悟本来去。道滋远，宜远公麾之。”这是从陶渊明与谢灵运的对照中，说明“诗述性灵”，实际上就是一种崇尚自然的文学风格。他在《寿都运陆履素先生序》中称赞：“曰阐性灵，摛菁华，吸夕秀，咀朝葩。腹诗书以为笥，张礼乐以为罗。挟风霜，凌云霞，藏之名山大川，以成一家。”《〈钟淑濂先生文集〉序》称赞：“所著述甚富，时有感触，抒厥性灵，发为声诗以写忠爱忧危之意。”《〈江蓠馆诗〉序》称赞：“其为诗也，调峻气扬，惊雷掣电，而力挽波靡，根柢性灵，无不一准诸古，庶几约则深典之法乎！”《〈秀上人诗集〉序》称赞：“大抵吟写性灵，不傍蹊径，如孤鹤唳空，闲鸥忘海，其深于禅而诗者耶！”《与魏肖生宪副》中称：“弟不知文，而最喜读兄丈之文，以兄丈之文字字从性灵中出，不着色相，不剿陈言，不逐晚近人口吻。如照水梅花，仙仙风韵，有高人逸士之致，而又不艰诡溪刻，正所谓晴云秋月，迥绝尘埃，透内通明，澄清澈底者耳。”从这些材料也可以看出，龙膺本人对“性灵说”的认识，也在不断发展，不断深化。其中“吟写性灵，不傍蹊径”、“从性灵中出，不着色相，不剿陈言，不逐晚近人口吻”等等，实际上同人们所公认的

公安派文学主张毫无二致。

龙膺在世 63 岁，袁宏道在世 43 岁。龙出生比袁年早 8 年，他视袁为“莫逆交”，又晚 12 年辞世。万历十九年（1591），32 岁的国子博士龙膺上《谏选宫女疏》，结果“几被逮”。也就在这年夏天，24 岁的袁宏道与兄长袁宗道（和龙膺同年）一起赴京，初次结识了龙氏兄弟。袁宏道有《夏日同龙君超、君善、家伯修郊外小集》，《袁宏道集》的笺校者钱伯城先生据此称：龙氏“识袁氏兄弟后，诗风一变。锻炼精严，才气横溢”。这里对龙膺才气与成就的肯定 是准确的，然而至于谁影响了谁，窃以为恐怕还是一种互相启发的“双赢”效果，不可格外偏颇一方。因为此后，龙膺基本上已经脱离文坛主流，而辗转于西北和东南一带。倘若结合创作实绩，同时也像今天一样重视，至少是不忽视西北文学以及“外省”文坛状况的话，情形恐怕又当别论。他者勿论，仅就其现存的近 30 篇阐释文学理论的序跋，以及他同当时一百多位诗文作家的广泛交往及唱酬，便可见他对当时文坛影响的深度和广度。当然，对龙膺的肯定，丝毫不会动摇袁宏道作为“公安派”性灵文学旗手的地位，而只是弥补了过去研究中因为客观原因而造成的忽略而已。

总的看来，龙膺是一个立身于儒而又出道入佛的文士，又是一个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战士。三次遭贬，三次戍边，他一生徘徊在封建官僚体系的中下层，向上不得，欲罢不能。立身于儒，他坚持用世的信仰；出道入佛，他寻求精神的解脱。不走近龙膺，你看不到中国古代西部文学创作的高度；不走近龙膺，你不知道什么叫诗意地生活、艺术的人生。他的艺术才能是多方面的，除了诗歌、散文、戏剧等文学创作，文学理论的探索，园林艺术的造诣，茶文化等方面的独到贡献外，在书法艺术、古玩鉴赏等方面

面，也有独到的见解。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，龙膺38岁，讹传说他已戍死边关，千里之外的好友江盈科，写了四首《挽龙君御进士》的诗，其中有两句说：“书成三黜题孤愤，诗就千篇逼大家。”“三黜”，就是说他三次被贬的经历；“逼大家”，则是对他38岁时已经取得的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。后来，江盈科早于龙膺17年去世，轮到龙膺写悼诗了（本书诗集卷八有《哭江进之督学十二首》），真是人事难料！不过，当年江盈科对龙膺人生际遇的概括和对其文学地位的评价，现在看来，仍然十分中肯。

梁颂成

2011年4月28日白马湖畔

目 录

凡例	1
重刊《纶隐全集》序	3
重刊《纶隐全集》序	4
《术蛾稿》序	5
重刊《纶隐诗集》序	6
《纶隐文集》原序	7
《纶隐文集》原序	9
《纶隐诗集》原序	11
《纶隐诗集》序	13
《湟中诗》小引	15
《九芝集》原序	16
《术蛾稿》原序	18
《九芝集》俞安期评	19

纶隐文集

卷之一

疏

选宫女疏	23
乞释逮臣疏	26
乞信诏旨疏	29

请两台转题灾异疏	31
图说	
甘山大捷	35
南川大捷	36
西川大捷	37
松山大捷	38
上四镇图说表	39
上言	
言口事	40

卷之二

序

《湟中三捷图》序	47
《西夷向化图》序	48
《重刻秦州志》序	50
《日涉编》序	52
《心经注略》序	53
《金刚经摘解》序	55
《道德宝章》序	56
《丹经撮要》序	57
《蒙史》序	59
《溪园六记》自序	60
观来石金莲社序	61
侍御杨修龄考绩寻奉命按黔序	62
三善篇为鲁貳师赠	64
岳祝篇为大廷尉陈五岳翁六十寿	65